

THE
COMMITMENT

电影——《麦子的盖头》原著小说
用谎言表达爱情
因爱情道破真相

麦子的盖头

胡学文——著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THE
COMMITMENT

麦子的盖头

胡学文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麦子的盖头 / 胡学文著. --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9.5

ISBN 978-7-5143-7661-6

I. ①麦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43451 号

麦子的盖头

著 者: 胡学文

责任编辑: 王传丽 阎欣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通信地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: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: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1.5 字 数: 268 千

版 次: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7661-6

定 价: 5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|-----|
| 父亲和船 | 347 |
| 天上人间 | 277 |
| 双向道 | 217 |
| 容器 | 160 |
| 苦水淖 | 092 |
| 半坝 | 039 |
| 麦子的盖头 | 001 |

麦子的盖头

1

那风确实很怪，先是沿着地面无声地奔走，之后突然转向，泼泼辣辣地卷过来。正在窖口捡土豆的麦子猛地打了个寒噤，脸一下紫白紫白的，鼻梁上那几粒雀斑几乎要跳起来。她下意识地拽了拽头巾，头巾才没飞走。

麦子关于风的记忆太深刻了，她就是在一个刮大风的日子遭暗算的。麦子患有严重的恐风症。难道又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？麦子惊恐地向四周望望。一辆马车在土路上咣叽咣当地颠着。麦子的目光被马车牵住了。车是破车，马却是好马。麦子盯的不是车，也不是马，而是车上的汉子。麦子的目光涩涩的，她想起了自己的男人。男人离家已半年多了，一点信儿也没有。

车在门口停下，汉子从车上跳下来，拍打着木栅门。

麦子的心嗖地惊了一下，汉子拍的是她家的院门。麦子愣怔片刻，丢了筐往坡底疾走。她想汉子肯定是走错门了。窖口与院门也

就几十米远，麦子却觉得这段路突然伸长了许多。日光青得发黑，轻轻一触，便纷纷扬扬落到脚面。麦子不敢往男人身上想，可男人还是执拗地钻进她的脑壳里，怎么扯都扯不出来。麦子暗骂自己，真没出息，都三十岁的人了。麦子想让自己轻松起来。

麦子和汉子撞了个满怀。

麦子看到一张陌生的看不出年龄的脸。汉子目光生硬，像是眼窝里戳了几根铁棍，样子很冷酷。

麦子喘了一口，迎着铁棍问，你找谁？

汉子面无表情，这是马豆根家吗？

麦子点点头，反问，你是谁？麦子的眼里闪过警惕的神色。

汉子没有回答，却说，你是马豆根女人吧？

麦子既没摇头，也没点头。汉子笑了一下，因为突然，那张脸烫了似的一缩。汉子说，我叫老于，是马豆根的朋友。麦子“哦”了一声，还是被不祥的预感罩住了。麦子问，他……在什么地方？麦子结巴起来，两条腿突然间就软了。老于又笑了笑，说，他在店里呢，也没大事，生了点儿小病，他想你，让你去。麦子想，男人肯定是病得不轻，不然也不会叫人来接她。男人不能倒下，他是家里的多半个天呢。麦子不再问老于什么，她的心已经乱了。

麦子匆匆收拾了一下，就要跟老于走。老于搓搓手，我一天都没吃饭了。麦子顿了一下，系起围裙，麻利地给老于做饭。这当儿，老于一边抽着烟，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打量着麦子。麦子没有抬头，她没看到老于眼里那种奇怪的神色。麦子不是那种漂亮女人，但麦子耐看，身材匀称，无论从哪个方向看，都容易使

男人想入非非。

老于吃饭时，麦子垂着手在一旁站着。老于说路远着呢，让麦子也吃些。麦子摇摇头。老于不再理麦子，不紧不慢地吃着。麦子盯着老于，恨不得眼里长出一双手，替老于把饭扒拉进嘴里。看样子，老于确实是饿了，那些饭被他很不客气地吃了个精光。麦子长吁了一口气。老于说，家里有啥事，你再安顿一下。老于像是暗示麦子什么，但麦子没听出来，她的感觉已经变得迟钝了。麦子轻轻摇摇头，这个家没啥安顿的。

马车颠起来，秋风被甩到后面。

2

那天的风很大，屋顶上呜咽不绝。麦子坐在炕沿边纳鞋垫，鞋垫上的图案是一只开屏的孔雀，就剩一只眼睛没绣了，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完成。可是，呼啸的风声使麦子莫名地慌起来，她的手有些不听使唤。这样的天，马豆根会不会回来？麦子盼他回来，又怕他老是往回跑，来回那么远的路，多费人呀。

马豆根在三十里外的煤矿干活，以前每周回来一次。可自从发生了那件事，他就每天回来了。那件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：村长在莜麦地里抱了麦子。麦子又慌又急，挣脱了村长，跑出莜麦地。麦子记得碰见两个人，可当时她太紧张了，没看清是谁，或者说，没敢往人家身上看。她低下发烧的脸，急匆匆地走着。马豆根听到风言风语，回来套问麦子。马豆根也是半信半疑的，语气就没那么强硬。麦子坚决否认，还装出生气的样子，说给自个儿女人扣屎盆子的男人都是蠢货。马豆根不问了，但从此就每天往回跑。男人回

来，麦子自然是欣喜的，哪个女人愿意独自待在家里？况且，村长不断地纠缠麦子。白天，麦子可以躲着走，要是村长黑夜扑进来，麦子真不知怎么办。但时间久了，麦子又觉得委屈，马豆根明摆着是不相信她。马豆根瘦小，干一天活儿，再骑三十里自行车，回到家脸都是紫的。每天回来，他都是先嗅着鼻子，四处瞅着，企图发现点儿蛛丝马迹。确信没问题了，方懒洋洋地松口气。马豆根这样不间断地往回跑，也遭人耻笑。笑的不只是马豆根，麦子也是被嘲笑的对象。在别人眼里，麦子是个不安分的骚货，一天不看着都不行。有一天，马豆根回来时被雨浇成了卤水豆腐，碰一碰就会烂掉似的。麦子给他熬了姜汤，给他盖了两条厚被子，他仍不住地哆嗦。麦子叫他变天就别回来了。马豆根沉下脸，哪有女人不让男人回家的？麦子就不说了。马豆根根本不在意麦子是不是受得了，呼呼睡了。麦子心有怨气，暗骂他不识好歹。可冷静想想，也不怪马豆根，村长老是那个死样子，马豆根肯定听说了。

马豆根不敢惹村长，麦子也不敢惹村长，村长毕竟没把她咋样。当然，她害怕村长是因为村长握着她的把柄。麦子结婚不久，一天一个人去镇上，回来的路上失了身。那天的风嗖嗖地响，麦子一点儿也没注意到那个家伙是怎么到身边的。她奋力挣扎，还是被拖进地里。麦子哭了半天，回村时脸上连泪渍都没留下。她没告诉任何人，决心让那耻辱烂在肚子里。两年后，那个家伙落入法网，他交代两年来在那条路上强奸过二十七位妇女。而真正报案的只有三位妇女。公安局局长在接受县电视台采访时，说犯罪分子正是抓住妇女不敢声张的心理屡屡得手，令人欣慰的是罪犯落网后又有几名妇女站出来做证，他希望更多的受害者冲破世俗，出来做证，让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，并强

调他们会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。麦子看完电视，冲动起来。她抹不掉那片伤痕，她想既然能保密，去做个证怕啥的？于是她悄悄去了派出所，可进门时她突然后悔了，还没等公安询问便跑出来。就是那一刻，她和村长撞了个正着。村长咦了一声，问麦子来这儿干啥。麦子慌慌地说不干啥，逃了。麦子隐隐有些后怕，怎么也没想到会碰见村长。第二天，村长在路上截住麦子，问她是不是去做证的？麦子佯说，没有呀，我做什么证？村长嘿嘿笑了，说麦子你别哄我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吃过大亏。村长的眼睛果然厉害，麦子的心几乎不会跳了，她说村长你别瞎说，低着头走了。从此，村长就缠上了麦子，今儿说派出所找他了，让他说服麦子出来做证，明儿说要告诉马豆根。村长以此相要挟，他要干啥麦子岂能不明白？麦子恨透了村长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万一村长告诉马豆根……她不敢往下想，马豆根疑心重，就算她死不承认，以后的日子肯定是疙疙瘩瘩的。

麦子对付村长的办法就是和他周旋，既不惹恼他，又不让他得逞。

麦子听着风的尖叫，那段记忆便残忍地跳出来。麦子的心突然乱了，举着鞋垫，一针也没缝下去。

麦子听见拍门声，放下鞋垫走出去。刚丫了一道缝，村长就挤进来，连着呸了好几口，这天，刮死人了。麦子撵不走他，便和他隔开距离，问他有啥事。村长说没事就不能来了？麦子说别人说闲话呢。村长嘿嘿笑，麦子你会装啊，这么多年马豆根也没看出点儿苗头？麦子打断他，村长说啥呢？我听不懂你的话。村长说，等我告诉马豆根，你就听懂了。麦子本来心烦，忍不住寒碜了村长几句。村长火了，冷笑着说，不给你点儿颜色，你就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。

麦子意识到危险，忙又说软话。村长趁机抱住她。村长说，麦子我想你想死了，就这一次，我保证以后绝不缠你，我说话算数。麦子的反抗便缓下来，她实在是让村长缠怕了。如果村长不再缠她，马豆根就不会奔着命往回跑了。麦子心疼马豆根。结果，麦子的衣服被村长扒开了。

马豆根就在这个时候撞进来。

村长溜了。马豆根狠狠揍了麦子一顿。马豆根要去告发村长，后来村长找了个中间人说情，又送来五百块钱，马豆根便将告状的念头咽下了。但他没饶过麦子，得空儿就审问麦子和村长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几次了。任麦子怎么解释，马豆根都不相信。他骑在她身上，瞪着僵灰色的眼睛，嚷，说呀，你倒是说不说？麦子没怨恨过马豆根，她一点儿都不怨恨他。马豆根打她，她咬牙撑着，心里把村长骂了一百遍。

可是，马豆根忽然不打她了。他说不想在煤矿干了，要去后草地贩牛。贩牛这种活儿要体力也要脑子，马豆根哪一样也不沾边，但麦子没有反对，她知道反对也是白搭。麦子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，马豆根临走，麦子忍不住嘱咐了几句。马豆根黑着脸，不耐烦地唔了一声。

马豆根一走就再没回来。麦子方悟出马豆根贩牛只是个幌子，他是想躲开她。

麦子别无选择，她只有等下去，等马豆根把钱花完了，自然会回来的。没想到他病在了外面，是因为生病，他才这么久没回家的吗？坐在颠簸的马车上，麦子一厢情愿地想。

3

秋风唰啦啦地卷过。

麦子先前是坐着的，后来就半仰在那儿。躺着要舒服一些，可面对一个陌生的男人，她觉得躺着样子太难看。直坐着，肩又酸痛酸痛的，于是她采取了这种半躺半仰的姿势。麦子的膀子缩着，有些轻微地哆嗦。

一直没说话的老于回过头，问，冷吗？

麦子说，不冷。老于盯着麦子看了一会儿，脱下褂子，丢在麦子身上。麦子说我不需要，把褂子拽下来。老于没说话，重又把褂子丢在麦子身上。麦子感觉到了来自褂子的力量，没再动。

土路上只有风声和车轱辘声。

转过一个坎儿，老于忽然问，你俩结婚几年了？

麦子像被这个问题难住了，半晌才说，几年？七八年了吧。

老于意外地看了麦子一眼。

老于问，他对你好吗？

麦子把头往高抬了抬，脸上掠过一丝警觉。静默了好一会儿，麦子反问，你问这个干啥？

老于说，没啥，没啥，随便问问。

麦子确信老于没别的意思，才说，他没打过我。说这话时，麦子感到脸颊火辣辣地疼。

她和村长被马豆根撞见以前，马豆根确实没打过她。

老于说哦。老于的声调很冷淡，是啊，马豆根打不打她，和別人有什么关系？

老子似乎觉得光是哦不太妥当，又补充道，路远着呢。

麦子问，一天到不了？

老子说，到不了。

麦子叹了口气。

老子说，你急也没用，再说，他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。

麦子说，这个家就指望他呢。

老子问，他每年挣很多钱？

麦子说，不多。

老子不再说话。麦子觉出老子是个沉默少言的人。老子目光生硬，可他的眼底却藏着一丝忧郁。麦子从自己的情绪中走出来，琢磨老子。

麦子问，你也去后草地贩牲口？

老子很敏感，他知道麦子想问什么，就说，是呀，我和马豆根挺合得来。

麦子问，嫂子她咋样？

老子说，死了。

老子说得很突然，语气中含着一丝粗暴。麦子一下不知说什么好，她觉得自己犯了个错误。麦子虽然看不到老子的表情，但能感觉到老子的脸阴下去了。

老子半天没听麦子说话，以为麦子睡着了。他回过头，却见麦子坐直了，正呆呆地望着遥远的天际。

当晚，老子和麦子住进一家车马大店。说是车马大店，其实只有两个客房，其中一间已住了人。两人简单吃了饭，老子把麦子送到客房，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子进来，坐在麦子对面。麦子以

为老于有事，便询问地望着他。老于说，早点歇着吧，明天还要赶路。麦子点点头，却不见老于走。老于说，没闲屋子了。麦子听出老于的意思，有些紧张。老于说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出门在外，凑合吧。麦子没吱声，一丝愠怒却爬上脸颊。老于说，你睡吧，我睡门口就行。抱着被子出去了。麦子暗吐一口气，拉被子盖在身上。夜慢慢静下来，麦子却怎么也睡不着。麦子心里乱糟糟的，眼前一会儿是马豆根的面孔，一会儿是老于的面孔。后半夜，麦子跳下地拉开门，老于脑朝后跌进来。老于跳起来，愣怔怔地望着麦子。麦于说，进屋睡吧。老于也没推让，将被子抱到床上。麦子一直警惕着，她知道老于没睡着。麦子和别的男人挤在一张炕上睡过，但那是马豆根在的时候，单独和陌生男人睡一张床的事还没经历过。

天蒙蒙亮，两人就上路了。老于说，这是抄近路，天黑就到了。麦子只记着是朝北走的，别的什么也记不清了，车辙道两旁一片荒凉的景象，扎得人眼疼，想打瞌睡。

起风了，一波一波的黄沙旋过。麦子想起那个刮风的日子，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。

老于回头和麦子说话，见麦子落泪，猛然吃了一惊。他将马勒住，问，怎么了？

麦子说，眼里进沙子了。

老于问，疼不疼？要不我给你看看？

麦子说，不疼，走吧。

老于说，有啥，你就说。

麦子说，我没事。

老于不再说话。

傍晚时分，马车走进一个稀稀拉拉的村庄，然后在一个院落前停下。干打垒院墙，土坯房。那匹马兴奋地打着响鼻。老于让麦子下车，麦子疑疑惑惑地问，马豆根不是在店里吗？老于说进屋吧，进屋就知道了。麦子拖着酸麻的腿走进院子，又走进屋子。

麦子打量了一下简陋的屋子，问，马豆根在哪儿？

老于站在门口，他的脸呈现出古铜色，很肃穆的样子。老于说，到了这个份儿上，该和你说实话了。

麦子一下紧张起来，她已经意识到自己被蒙了，紧盯着老于，大气都不出。

老于说，马豆根死了。

麦子突然被雷击了似的，身子猛一哆嗦。继而大叫，你胡说。嗓子似乎被撕裂了，那叫声特别刺耳。

老于说，我没骗你，他就埋在村后的山岗上。

麦子恨恨地骂，你这个骗子！然后狠狠朝老于撞去。老于猝不及防，被麦子撞倒。麦子想跑出屋子，老于发现了麦子的企图，一把将她拉住，粗暴地把她推搡到炕上。麦子叫着，骂着，撕着，咬着，然而老于没放开她。一通歇斯底里的发泄后，麦子的力气用尽了，终于消停下来，只用仇恨的目光剜着老于。

老于说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

麦子冷笑，他都埋了，你还接我干啥？

老于说，马豆根让我照顾你。

麦子骂，鬼话！

老于说，你看我像坏人吗？他不说，我怎么知道你？

麦子说，马豆根的身体好好的，咋一下就死了？

老于叹口气，唉，我也说不准。

麦子不甘心，他得的啥病？

老于说，我不清楚，他只发高烧，怎么也退不下来。

麦子又叫起来，你骗我！

老于说，我是马豆根的朋友，怎么会骗你？

麦子猛地坐起来，你带我去他坟上，我要亲眼看看。

老于拦住她，今天不行，太晚了。

麦子犯犟，不，我偏要去。

老于推麦子，麦子猛地咬住老于的手腕。老于让麦子松口，麦子不松，老于狠狠推了麦子一下，麦子仰面摔在地上。

4

这一夜麦子基本没怎么睡，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。马豆根虽然瘦弱，但她不相信他这么轻易地死去。就算他真死了，怎么会什么话也没留下，单单把她托付给一个陌生的男人？若说这一切是假的，老于怎么会跑那么远的路找她？麦子想不明白，可她拼命去想，脑袋几乎被撑破，一阵阵地涨痛。

天一亮，麦子就去喊老于。麦子住东屋，老于住西屋。麦子担心老于半夜闯进来，她已经不相信他了。在这一点儿上，老于倒像是马豆根的朋友，他没来骚扰她。麦子头发乱着，眼窝红着，嗓子哑着，霜打了一样。老于问，怎么，一夜没睡？麦子冷冷地说，我要见马豆根。老于叹口气，说了句女人呢。麦子不知老于为什么感叹，再说了，老于的感叹关她什么事？

从村里出来，走了二里多路，到了一片满是乱石的山岗。老于

指着一个土包，说那就是马豆根的坟。麦子望去，果然是一座新坟。麦子觉得自己的眼窝被掏空了，向前挪了几步，软软地倒在地上。麦子想哭，却怎么也哭不出来，想骂，连嘴唇都拉不开。她像一摊泥，一点点儿地向四周渗着，怎么也收拢不起来。

老于想把麦子拽起来，可麦子咋也站不住。老于说，死的死了，活的还要活，你别犯傻。后来，老于把麦子背在身上。麦子没有反抗，她的脑袋乱哄哄的，已支配不了身子。快到村口时，麦子说，放下我。老于没理她。麦子又说，放下我。麦子的声音把秋风搅得沙啦啦响。老于放下麦子，又怕麦子站不稳，顺手扶了她一下。麦子狠狠地甩开。老于跟在麦子后面，一直看着她走进小院。

麦子睡了两天。

第三天，麦子早早地起来了。麦子的精神恢复了些，脑袋也清醒了一些。躺在这里不行，麦子要回去。麦子出来，却见老于正拿着扫帚在院门口有一下没一下地扫着。明显是堵她的。麦子像是没看见，径直走过去。老于问，你去哪儿？麦子冷着脸说回家。老于说，马豆根让我照顾你。麦子冷冷地说，我不需要。老于挡在她前面，说，由不得你了。麦子退后一步，怎么，你要抢我？老于执拗地说，不是抢，是照顾。麦子冷笑道，就这么照顾？你是他什么狗朋友？老于说，只要你别出这个门，怎么都行。老于的声调粗暴、蛮横，没一点儿商量的余地。这时，一丝疑惑闪过麦子的脑子，老于不是马豆根的朋友，马豆根怎么会交这种朋友？麦子想冲过去，老于却一把将她抱起来，麦子乱抓乱咬乱骂，老于无动于衷，将她抱回屋子。老于把麦子扔在炕上，将门反锁住。麦子奋力拍打着门板，叫老于开门。门板是榆木的，已有些年头，很有些吃受不住的

样子，咣咣得像要裂开。可直到麦子拍木了巴掌，用尽了力气，破木板依然歪歪扭扭地挺着。

麦子不再动了。看来，老于是铁了心要关她。麦子分析了自己的处境，想，来硬的是肯定不行了，不如先和老于周旋，等待时机逃走。麦子想不明白的是，马豆根怎么会把自己托付给这么一个家伙？

麦子喊老于开门，她说，我不走了，我有话问你。

老于打开门，凝视着麦子的眼睛，问，想通了？

麦子说，我问你句实话。

老于说，问吧，我从来不说假话。

麦子问，马豆根怎么认识你的？

老于说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

麦子说，我问的是实话。

老于说，我没说假话。

麦子问，他到底得的什么病？

老于说，我不知道，知道他得的什么病，他就不会死了。

麦子又问，他为啥把我托付给你？

老于说，我是他的朋友嘛。

麦子突然就火了，声音提高了好几度，朋友哪有你这样的？！

老于说，你安心待着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

麦子说，别绕弯子了，你到底要把我怎样？

老于说，和我过。

麦子呸了一声，死了你的心吧，我才不呢。

老于说，你会同意的，这也是马豆根的意思。